

# 管他呢

芳艸著



雙文室藏書

此書中夾

字號  
九二〇  
字號



管他呢

芬妮

## 題 辭

我要說的不是這書中藝術的種種，那些就讓聰明的批評家去信口開河好了，不過這小冊子與讀者諸君見面的經過，我却要說說。

就在去年九月間，我開始寫起胸中也毫無成見，拖拖延延，竟到了一年的期間，勉強地作了一個歸結；計算一下，居然有六萬字，這實在是出乎我的意料的。

‘管他呢’的人生觀，我想着不是老B才有，像我們以精神文明自稱的民族，誰都免不了這種行徑，所以我們的聖賢之流的寶貝們，便有許多‘樂天知命’與夫下

等人之‘得過且過，得了且了’的金錢格言，爲這些金錢格言所陶冶出來的國民，當然只能知道‘管他呢’！

我真有點脫不掉希望的誘惑，總想能夠使這‘管他呢’的民族拋棄精神文明的人生觀，於是使老B瘋了，而且覺悟了，喊出‘不能不管’的呼聲；雖然喊出這種呼聲時，已經是‘管不得’了，然而總還有要‘管’的意念，則他之或能得救，未始不可萌芽於此。

現在是稿賣成了，老實不客氣地說，我要用稿費回家了，然而門前是警探梭巡，頗有將我帶去的決心。幸而此刻我仍是安穩地在這灰色的城內往來，但稿費却快用光了。以後？以後，誰知道？我只好借用老B的話，‘管他呢！’

芳艸，十六，九，五晨，於警探搜捕中。

## 自序

嗚呼，這似小說而非小說的小冊子，竟費去了不少的時間；從去年八月起，直到今年六月止，其間繼繼續續地才完成了！我總算是釋了一點重載！

這裏面沒有什麼了不得的深意，更不見高遠的理想；說到藝術上，當然免不了掉幼稚的批評；但是我自已却不嫌棄牠，不嫌棄牠的理由，很簡單，就是因為牠是我自已作的。

‘管他呢’的精神，‘外國的鬼子’們有沒有，我不知道，但中國人却個個都有這種精神，或類似這種的精神。倘若這就

是我們中國人的特點，牠便也是國粹之一，是應該保存的；然而我願請牠進歷史博物館，別再來擾亂世間。

有人說：‘管他呢’是反抗精神之潛在的表現，這話在我看來，還須行為心理學加以實驗才能相信。如果牠真是反抗精神之潛在的表現吧，為什麼老B後來僅能枯叫：‘不能不管’呢？

老B的命運會受一般太太小姐之流，或正人君子們的反對吧？那就是他活該倒霉！誰使他生活在這樣古老而為禮教所統領的社會裏？誰又使他竟能覺得除物質生活以外，尚應有戀愛的生活？誰又使他不能在虛空裏生活呢？……總之，這都是他自己造出來的苦酒。

假使有什麼人以爲老B的命運不是自己造來的，是社會灌給他生命之花上的苦酒而釀成的，那只好也隨他們的

便，反正老 B 是瘋了，並不知道，這世界上居然有同情於他的人。

這書中或者有什麼可以索隱的吧？我自己倒找不出來。如果讀者要索隱，我當然只有讓你們索，因為那是你們的自由，但我所以必須要贅說這幾句話的原因，就是希望老實的讀者們不要上了我的當。

芳艸，十六，六，二十二，於大雨中。

(一)

老B同他的幾個朋友顛顛倒倒地從東安市場的北門走出來；進了東安門，過了橋，便順着北河沿往北行去。

暮色早已籠罩了北河沿的兩行柳樹；天氣究竟是到了夏末，涼風慢慢地吹來，頓使他們的刺熱的臉上感到微寒；然而，他們的神經却因此清爽了許多。

老B似乎很高興的樣子；他的右手在褲袋裏不住地玩弄那僅餘的六毛小洋；叮叮的微弱的響聲倒也是蒼莽中的一種神祕的音樂。

‘喂，老B，今天還贖下多少！’O先生忽然向老B大聲地說。



‘有的是……’老 B 似乎已經知道 O 先生是在嘲笑他而故意地誇張。

‘明天公寓的掌櫃又該催了；而且……’O 先生真是有點不近人情地使老 B 窘迫。

‘那是明天的事，’老 B 却絲毫不注意這個地回答：‘管他呢！橫豎今天過了再講。’他說完了，於是叮叮的六毛小洋互擊的響聲更從他的褲袋裏透出來。

O 先生幸而很知趣，倒也不再往下強辯。其實，老 B 既說了‘管他呢’，就是再辯論，結果依然是虛空的，因為‘管他呢’即是他的人生觀；他之不願改變他的人生觀正如貓子之不願不吃老鼠一樣。朋友們都摸透了他的癖氣，懶得怪他。

‘老 O，那個穿長坎肩的真不錯，你說怎樣？’小 M 又開口了，本來在死以上的寂靜的河沿上行走，不談談天，着實不像

那末一回事，況且他們今天不是又有了奇遇麼？

‘對，真不錯，到底是小 M 漂亮，說出話來就不同。’老 B 急急地搶着說；並且他說的時候，眼睛睜得圓溜溜地就好似餓老虎乍見了一塊牛肉一般。

‘那倒未必，我看，小的好些……’ O 先生也是‘當仁不讓’的。

‘不，老 O 的眼色太不濟了，我勸你再買上一副近視眼鏡戴上，省得亂說。’

‘這副眼鏡足夠用的了！可惜……’

‘可惜什麼？’

‘可惜她未見得愛你呢！’

‘她愛不愛我，是她的意旨；我愛不愛她，是我的意旨；管她呢！’

O 先生聽見老 B 又將人生觀抬出來了，只得將話打住，於是大家沉默地走了一會，到了公寓。O 先生最先一步跨進

大門，很可看出是他的意見未曾被人贊成的一種表示。

‘夥計’老B使盡平生之力地叫喊了一聲，但是半天沒有回響，他更拖長了嗓子重復一句，才見一個懶洋洋地，幾乎要架子支持方能走路的夥計從廚房裏出來。老B怪他爲什麼不答應一聲，可是他的不答應的理由很充分：滿嘴裏都是飯粒，的實在沒有空隙再來說話；然而老B怒氣並不因此消滅。

夥計開了門，老B和小M等都走進了房；惟獨O先生走到對面密斯特H的房裏去。密斯特H正與密斯L在細細地談心；冷不妨O先生一掀門簾，把密斯特H嚇一跳，趕緊將椅子往旁邊移了移，密斯L早起身讓坐。O先生這時頗有點爲難，坐下不好，不坐也不好；但究竟卻不過密斯L起身的情，只得暫且坐下了。

‘從那裏來?’密斯特H不得不招呼O先生一句,他說完這句話,眼睛不等O先生的回答,立刻仍轉到密斯L的身上。

‘逛逛市場罷了!’O先生順口回答。

密斯特H沒有往下說,一伸手拿起一根烟來,啣在口裏,O先生也不好說什麼,不得不對密斯L胡扯:

‘密斯L,課不忙吧?’

‘反正是那樣,沒有什麼!’密斯L拉了一拉褂子和裙子。

過了好一回,他們三個都沒言語,O先生覺着就好像有根針在底下刺屁股,而老B的笑聲不斷地傳進他的耳裏;他的心裏就這樣想:‘他們不知又在辯論什麼有趣的問題!’他越往這上面想,那根在底下的針刺得越利害;結果,他鼓起勇氣對密斯特H和密斯L說:

‘改天再見罷!’

‘再坐一坐。’密斯特 H 和密斯 L 略微欠了一欠身，並不留他。

O 先生出了密斯特 H 的門，好像脫離牢獄一樣的舒服，抽了一口很長的氣，又向老 B 的房中走來。他的確有些失悔了——悔不該剛才嘔這口氣，受了幾分鐘的無妄之災。但他走到老 B 的門前，又有點猶豫；然而終究先伸進一隻腳來。O 先生的腳是很特別的，寬而且長，給予人以一種極深刻的印像；所以老 B 們一見，就知道是 O 先生來了，K 君是最爽快不過的，不由得說：

‘老 O，滾進來罷，裝什麼孫子！’

‘管他呢，他自然會進來的。’老 B 不等 O 先生回覆，就截過話去了。

O 先生沒法了，硬着頭皮，像沒事人似的鑽了進去，大家哄然一笑。這一笑把 O 先生的城牆厚的臉皮都笑成緋紅的

了——而且竟紅到脖子上，只得勉強的自白：

‘我不想遇着他和她！’

‘誰？’老B關切地查詢，似乎已忘了以前的怨恨。

‘密斯L和密斯特H。’

‘密斯L是不是穿的灰印度綢的褂子和青印度綢的裙子；白帆布鞋，青絲襪子；戴的狹邊草帽，還有一副玳瑁邊的眼鏡？’

‘對對……’

‘我說誰呢？原來就是她呵！不過有一點美中不足，就是走起路來不大風流！’

‘那算不了什麼！’小M參加意見了。

‘此話有理！那算不了什麼！況且她還有一個甜蜜可愛的臉和微笑時的兩個小酒渦！連密斯特H是多多有餘的了！’老B說這句話時，頗有點自矜的神氣。

‘那末，迷不住你吧？然而她的服色，態度等等怎麼比講義還留下更深的印像，在你的腦中？’ K君未免太誠實了。

‘老 B 的話反正就是那樣罷了！誰叫你真相信呢！’ O 先生對着 K 君說。

‘老 O 是滿不在乎的，只要是一個女子，他沒有不愛的；愛沒有不戀的！……’ 小 M 好像有點與 O 先生過不去。

‘管她呢！’老 B 看了看手錶，似乎有什麼事要辦而覺着很切迫的樣子。‘我們究竟赴不赴約？’

‘當然要赴約，難得美人垂青，這是千古佳話！’ O 先生大叫起來了。

‘要去就走，現在已經八點三刻了，真光是九點半鐘開演，’老 B 催促大家起身。

‘慌什麼！等我再洗個臉，’小 M 說。

‘得了，夠漂亮了！’O 先生的心裏着實

嫉刻小 M，因為他自己生得模樣太不濟了。

‘老 B，你還有多少錢，少玩一次，把公寓的飯錢給了好不好？’K君想阻難他們，便這樣警告老 B，但老 B 惟恐去不成，打斷了興頭，拉着 O 先生就走，也不回答 K 君的話。

‘喂，喂，等等我罷！’小 M 正在搽西蒙蜜；不等搽好，就打開了巴黎粉的盒子，拿起粉撲就往臉上摩。

‘快點！’老 B 在公寓的門外回答。

小 M 顧不得三七二十一地披上外褂，趕老 B 和 O 先生去了，這裏 K 君也只得出來，叫夥計鎖上門，走到沙灘東口，雇了一輛人力車，直回西城去了。

密斯特 H 見老 B 們去看電影，心裏就一動，也想去玩玩，便探密斯 L 的口氣說：



‘坐着真無聊，出去走走罷！真光今天演的是海棠春醉錄，這個片子一定好！’

‘沒有什麼意思，那個地方怪膩得很，密斯L有點推托。

‘怕什麼，有我！’

‘我什麼也不怕，老B們真討厭！’

‘我們不和他們招呼就得了，又不坐在一起，彼此遇不着！’

‘不，不，我不願意去哩！’

‘這裏面必是有個原因，我愛的！告訴我罷！’

‘因為有一次，我和表妹們在那裏看電影；我們三個人坐在一排椅子上，那一天，老B也去了，他坐在我們的前面。

‘剛剛演到漁村豔影第二本的時候，忽然有一隻手從後面，摸我的膀子，我不理他，害怕極了，身子往旁邊移一移，但是那隻手還不縮回去，我咳嗽了一聲，才好

些。

‘後來，那個人的胆子越來越大了，簡直摸到我的身上來了。我真氣極了，揩了他的手一下。剛好休息十五分鐘的時候到了，回頭一看，那個摸我的，原來就是教我們英文的J先生。他看見我，很不好意思，我更不理他了。第二場，我同我的二表妹換了個座位。

‘誰知J先生又摸我的二表妹，她的年紀究竟是小些，大驚小怪地叫起來，鬧得滿場的人都知道，都起鬨；我覺着更不好意思。老B尤其義憤填胸，竟要動武。我看着不成樣子，趕緊就同表妹走了。所以，我以後再也不願去。’

‘那個東西，我看着他就是個壞傢伙！可惜沒有我在場；不然，我非打他那個渾蛋不可……’密斯特H把肺都氣炸了，並且兩隻手用死勁地拍桌子。

‘得了，反正事情過去了，氣也無益！你這個人！真是，這點小事，何至於這樣！’密斯L似噴似勸地說。

‘… …’他的眼睛瞪得多大，只望着密斯L背後的一張掛着的畫片，好像那畫片，就是他的仇人J教授一樣。

‘我說不告訴你罷，告訴你，就… …’

‘明天我非治治他不可！’

‘何必呢！又多得罪一個仇人！我們還是管我們的，不理他們就完了！’

‘密斯特H仍然不做聲，還是密斯L自言自語：

‘時候不早了，我也應該回去了！明天我們在那裏見？… …’

‘北海濠濮間罷！我送你走！’

‘叫車罷！呆着幹什麼？’

密斯特H便叫夥計雇了兩輛人力車，送密斯L回家；他回到公寓，剛好老B

們也從真光回來，O先生看見密斯特H，猛然便問：

‘密斯L呢？’

‘回去了！’密斯特H淡然地回答，默無一聲地，各人回到各人的屋中去了，都覺着異常的困乏，本來，日間要上課，下課又要戀愛；一個心分作兩下裏用，而且永不閉着，還能不困乏麼？

老B究竟是有特別的人生觀的，與衆不同；他躺在床上，必定要將日間的生活思慮一遍，不然，他是睡不安穩的。

‘又過了一天，無聊！……J教授總算可以的，那副諂媚密斯A的情神，實在有點令我作嘔，一小時的課，他總要看她幾十次；假使沒有我們在旁邊，他是不是會把她當朱古律糖似的一口吃了下去，我真不敢說定，不過，這也難怪他，密斯A着實太好了，她的任何部分都含有一種說

不出來的令人陶醉的美。老實說罷，我之上課上得勤的，而且這門功課特別擅長的，也都是因為她。同學們說我用功，我只冷笑了笑。

‘今天她下班時，怎麼她將手巾掏掉了，還是我為她拾起來的；我的心本想留下，莫名其妙地竟送還她了。她望我笑了笑，這笑是多末甜蜜的啊，而且還說了聲「謝謝你！」我太高興了。早上，我吃了五碗飯，並不覺着飽。然而，看她平日那種高傲的態度，能夠看得起我這個窮而又醜的小子麼？然而，管她呢，充當一名奴隸也是好的，總比做大總統強得多多。

‘四點鐘，我想去找密斯 Y；密斯 Y 大可將就，雖然她比不上密斯 A 美麗，然而錢却是多些。而且她的脾氣和穆，不像密斯 A 那種岸然不羣的樣子；況且她還信仰博愛主義。其實，我倒不希望她的什麼

錢，玩玩罷了。管她呢，反正我不想與她營共同生活，而且她也何曾願嫁我這個窮措大？但是，我剛走出大門，討厭的 O 又來找我，他提議要上市場，我懶得和他纏，叫着小 M 就同他去了。

‘O 真是討厭，看女人好像要吃了似的，恨不能將他的大鼻子衝到女人的臉皮上才好。在他未戴近視眼鏡之前，他是怎樣看女人，我實在猜想不出。幸而運氣還好，繞了四個圈，就遇見了她們，她們之中兩個是穿的長坎肩，一個穿旗袍，我們就使勁地追她們，但她們却不感覺怎樣切迫，嫻嫻地買買這樣，又嫻嫻地買買那樣，頗有點逗引我們的神氣；小 M 到底年青，幾乎急得要叫喊出來。老 O 故意顯他是闊少，也隨着她們穿店門，大買而特買。然而，結果還是小 M 被她們多看幾眼，未免冤哉枉也！’

「誰知她們竟不像我們這樣留戀，竟一直向市場的南門走去。老O真急了，小M也急了，然而終於無法挽留，只好送她們到門口罷了。幸而那穿長坎肩的提議：「夜晚上真光去看電影。」穿旗袍的竭力附和，並且回頭望了一下。老O以為是示意於他；老O之贊成穿旗袍的或者是這個緣故吧？然而，管他呢，她們去看電影，我們也似乎不該不去。她們竟上車走了，老O還要送她們回家，我不願，我要到五芳齋去吃一頓再說。

「本來我的肚子裏近來太乾燥了，必須油水滋潤滋潤，況且我的口袋裏不是有五塊大洋麼？我原想不請老O，但看他太可憐，自己勸自己開恩罷，也拉他走了。三個人吃了四塊三，餘下的也不過六角小洋而已，然而這六角小洋放在腰包裏，實在緊贅，我總得想法把牠花掉才好。於

是乎，我毅然不納 K 君的忠告，去真光踐約了。管他媽的，房飯錢明天再說。公寓的掌櫃的臉子反正總是那樣的，給了錢，也不會好看到什麼程度，落得玩玩。

‘這真可恨，誰知赴約以後，還是沒有結果；電影也沒看明白，而且老 O 更倒霉，留下一個話柄，然而也是活該！’

‘電影場的女人真多，香氣充滿了我的鼻孔，我好像喝了五大杯白蘭地似的；回頭看老 O 與小 M 時，他們早醉得一塌糊塗，幾乎不省人事了。女人太多了，不知道看那一個的好；這時，我恨不能像封神榜上的呂岳長出三個頭來。我們經過許久的尋覓，居然發現她們坐在左邊第十二排上。這一喜非同小可，老 O 與小 M 簡直暈了，我看那種神氣，如果他們能變做狗，他們早爬過去了。可惜他們沒有孫悟空的本事呢！管他呢，我們擠到第十排坐



下了，雖然我們與她們之間隔着兩排椅子，然而我們不能把坐在那裏的人們攆走，而且總比坐在背後強多了。

‘老實說，電影上演的是些什麼，我們都不知道，老O的頭頸幾乎要折了，因為他回頭的次數太多，幸而他的頸項是肉的，如果是鐵的，我想也糟了，迷離模糊之中，電影完了；噯的一聲，大家立起來往外滾，確實的，我只看見許多雞蛋似的人頭往外滾，可是我也夾雜在那裏，老O不肯讓我走，非要我等她們出來不可，我心裏想：「出來又怎麼樣？你真能把她抱住嗎？管她呢，看看拉倒。」

‘她們慢慢地走到門前，那穿長坎肩的好像在找什麼人似的東張西望，她們忽然都微笑地潑了身軀一下，老O以為是招呼他，趕緊地取下他那半新不舊的草帽鞠了一個九十度的大躬；及至他直

起身子一看，原來她們是和站在他的背後的男子點頭，我真好笑，笑得我的肚子都痛了一點鐘。那時，可惜我不會畫，不然，中央公園什麼展覽會裏將有一幅絕妙的圖畫了。回到公寓裏，老O的臉還是絳紫色的，可見他的心是多末難受；然而，管他呢，誰叫他那樣冒失呢？

老B想到這裏，本可完結，不再往下想了；但是隔壁房間的麻將牌聲實在不能使他睡得安穩，什麼和了，什麼碰了……直往他的耳朵裏鑽，他頗有點不奈煩，然而不能禁止別人的行動。在前幾年正當他好這個玩藝兒的時候，他或者還要加入戰團，一顯其好身手，不過，近來他的癖氣有些兒變了，凡是從前他所歡喜的，都一概反對而且深惡痛絕之的，這種變化，確乎是近來才出現的。將來或者又有不同，但那是將來的事；就是老B自己也

未必能夠說得出來。

於是他起來擰亮了燈，倒了一碗涼茶喝，他看了一眼鐘，已經三點多了，不得已又重復睡下，但是仍然睡不熟，猛然睜眼，望見密斯 Y 送給他的像片，不覺又引起他的終身大事的問題來。

‘我的年紀確實不小了，也應該有一個異性，不然終日這樣徬徨是怎麼得了？然而，我留心已久，竟沒有我的對手。我愛人，人不愛我；或者人愛我，我不愛人，若是永遠拉不攏去，則將來真個不得不抱獨身主義了，那是多末危險而令人難堪的事！’

‘密斯 A 長得太好了，我真是愛她，我情願做她的一生的僕役，但是她可不希罕我。她的走路的態度與身上曲線的優美，是她的迷人劑；我幾次在她的背後走，想擁抱她，而苦於不敢，我究竟是個弱者。’

如果她嫁給我，那不知是那一代祖宗積下的陰德，不過有一點要顧慮的就是我供給不起她的開消；不要說別的，就是脂粉費什麼巴黎美人粉，什麼染嘴唇的胭脂……等等我也担不起。管她呢，玩玩罷！但她未必肯和我交朋友呵！那末，還是找密斯Y吧！密斯Y自然是比密斯A容易上手多了啊！

‘密斯Y，對於我，不能算不殷勤的了。記得去年冬天正在下雪的時候，她特地跑到我的公寓裏來，兩個人圍着白爐子談天，看她的那種神氣頗有點親昵我的樣子，然而我的心很是淡然，並且她買來許多朱古律糖，陪着我一口一口地咀嚼，現在回想起來似乎還有餘味。無論如何，那總是幸福的瞬間，從未親過女人的皮膚的我乍握着她的手，怎不由得心中不動，但因為別有所戀，心中只不過是動動

而已，並無他種意念。她臨走時，約我到大陸飯店去吃大餐，我沒答應；她憤憤然地走了。

‘第二天，我將這件事告訴老O，老O冷笑了一笑；聽老O的口氣，她並非對於我特別，無論是誰，她都一視同仁；她真不愧為基督的信仰者！像她這樣不能尊重愛情，簡直是「文那司」的罪人！我以後再也不願去理她。我做得真太過於了，試問誰是忠實於「文那司」者？我是忠實的，然而因之受到懲罰。就是她果然不大貞節，又何害於我，管她呢，「見錢不抓，不是行家」我不應該錯過機會，可是梅不轉來了。明天，我姑且約她試一試，看她的態度變了沒有，就是這個主意……」

窗上紙都白了，他的終身大事的問題暫且告一段落，於是鼾然睡去，準備明日依計而行。

## 二

老B到十二點鐘才打了一個呵欠，接着又伸了一個懶腰。他似乎覺着今天是J教授的文學史的課，密斯A一定不會缺席，於是趕緊洗完臉，挾起講義就往學校裏走。

學校好像有些不像樣，冷清清地沒有一個人。他很詫異，心中這樣想：‘他們難道都忘記等候密斯A嗎？別人們猶可，怎麼老O與小M也不來呀！’

‘老B在那空闊的大樓上旋轉了半天，終究想不出一個道理來，只得下樓來問門房。

‘先生，今天是禮拜呀！’門房輕描淡寫

地回答；但是那句話隱含着不可忍受的諷刺。

‘我說呢，難怪……’老B已經覺悟了，臉上不知不覺地熱了一陣，感到莫名的懊喪，便不得不又回到公寓來。他進了房，把講義胡亂地丟到一邊去了。

‘今天是禮拜’，他自言自語地說，‘自然應該玩玩了，那末，找誰去呢？而且我的腰中分文都沒有，這怎麼辦？還是照上次方法行事吧？有錢，什麼都不愁了，密斯Y也可以，密斯……也可以；不過如果要找密斯Y總得先打個電話去約她才好，因為她的交際太廣了，恐怕被別人先約去！’

於是老B在牀頭把鑰匙找出來，將箱子的鎖打開。箱子盡是一捲一捲的衣服；也有洋服，也有中服，甚至破襪子破鞋子之類也有，他把那個亂堆翻了半天，翻

出一件半新不舊的老羊皮袍。

他把皮袍拿出來了之後，用破報紙包好，便叫：‘夥計！’

‘開壺嗎？’夥計提着一壺開水走過來了。

‘不要，把這件東西拿去當罷！越多越好，快點要緊！’

夥計接過紙包，也沒說什麼，就往外面走，忽然老B又對他說：

‘開飯罷，再叫個電話，東局五四九二，請Y小姐說話，聽見沒有？’

‘啊，啊，’夥計在窗戶外面答應了幾聲，然後去辦事去了。過了一回，另外一個夥計端着一盆子飯和一盤菜進來，並且對老B說：

‘電話叫來了，你去接去！’

老B聽見這話立刻到櫃房裏去，拿過耳機一聽，裏面絲毫動靜也沒有；喂喂



地差不多有一刻鐘，才聽見問：‘那兒？’老B氣得說不出話來，便掛上耳機不打電話了。他回到房裏，飯也不吃，坐着那裏賣呆！

約摸有半點鐘，收拾傢俱的夥計走進來了，手裏拿着一張當票和三塊大洋；他把當票和大洋交給老B，遂即將飯碗等端了出去。

老B接過了三塊大洋，沉默一會，順手將錢和當票揣在褲袋裏，就往外面走。但是他走出了公寓的門，又沒有主張了；心裏想：‘究竟上那兒去呢？公園或是北海？公園裏固然是遊人多，然而地方窄小假使遇着女朋友，沒有一個僻靜而可以談話的所在；還是北海罷！密斯Y不是喜歡划船麼？如果我真要陪她划船，錢不夠，怎麼辦？管她呢，到那時再說！’

老B想定了主意，便往東走；到了沙

灘的東口，花了十六個銅子僱了一輛人力車，他坐在車上昏昏沉沉地，彷彿要睡覺似的；忽而覺着密斯A愛他，想嫁他，又忽而密斯Y吃醋；又忽而密斯什麼與他結婚；有賀客圍繞著他們倆噱噱地頌揚幸福。他快樂極了，右手一抬，正碰着車上，一陣微痛將他的好夢打破了。他睜開眼一看，原來路旁許多人在毆打架，噱噱地吵着，然而並不是頌揚他與密斯什麼結婚的幸福！

他進了北海，好像這園中的景致竟與平常兩樣，無邊的寥闊和沉寂，酷熱的太陽的光線晒在石橋上，好像燒紅了的鍋似的場，海中的荷葉已經長得很高了，明顯地劃出行船的水道。

老B鴨子似的一蹙一蹙地向前走，過了石橋向右轉去；遠遠望去，茶座上都是空空然地沒有一根鬼毛；只有幾個要

死不活的夥計歪歪邪邪地躺在藤椅上冲瞋睡。及至走到漪瀾堂，也與那處差不多；除了賣船票的兩三個人以外，其餘的就是空虛。然而這兩三個人偏偏談得起興，頗有似乎想充滿這虛空的意念；所以，老B走進他們跟前，他們絲毫不去理他，可是他也正不願理他們，這個理由是很容易看得出來的，無非是缺少女性罷了。

他終於徬徨不得了，終於離開了漪瀾堂；但他不肯就此出園，無可奈何地閑蹓，太陽的光線未免太酷熱了，他的背上漸漸地沁出許多汗粒來，況且他又覺得有什麼促迫他，於是那說不出的滋味便與他糾纏；他深悔不應該如此早就來了，別人家的太太小姐還沒起床哩，難怪見不着女性呵，更難怪遇不着叢姐似的遊客呵！

到了濠濮湖，他實在有點不能走了；

想找個地方休息一會。

深濃潤的沉寂當然比漪瀾堂的更甚了，然而在池子的前面的小山上居然有一個遊客坐着吃茶，態度十分安閑，老 B 看他的背影，頗有些相識；但不知他究竟是誰，經了許久的揣測，才敢定他是 S；於是他便冒然地叫了一聲：‘喂，S!’ 可是那人頗心有所屬似的竟未聽見，老 B 曉得他的老癬氣復發了，在參什麼哲理；只得也爬上小山去，走到那人的身後，使勁地拍了他一下。

‘誰呀?’ S 回頭問：‘原來是你呀! 坐坐罷!’

這正合乎老 B 的想望，毫不客氣地在 S 的對面坐下了。

‘你真清閑，究竟是哲學家!’ 老 B 對着 S 說；說完，自己端過茶碗倒了一碗茶，往嘴裏送。

‘但你呢?’ S反詰老B。

‘我不過無聊,來玩玩罷了!’

‘我想無聊,但不能夠。這個世界不是我的。我也願意夕陽西墜的時候,來乘涼;本來,一個女性和一個男性手挽手地,是多末清麗而快樂;可是我自己不願做他們的點綴品。

‘我是被女性遺棄的人;孤獨地混在他們的羣中,襯出他們和她們的幸福。以我的醜陋,顯出人們的美麗;以我的窮酸,顯出人們的富有;以我的缺陷,顯出人們的圓滿……總之,我是個陪襯人們的小醜。所以我不願混到他們和她們的羣中。我有我的世界。……’

‘管他呢,玩玩罷!’老B仍是那一套話。

‘那可不能!’S很決斷地說:‘我也是有靈魂的,我爲什麼應該受人們的欺侮!’

‘因為不願受人們的欺侮，所以才採取玩玩的政策，這玩玩的政策是復仇的主義，那一個女性不是專存戲弄男性的心——你要知道女性是專愛而長於戲弄男性的人類——誰是真能愛你的？我早參透其中奧秘，我現在就只玩玩了，管她呢！’

‘我不贊成復仇主義，’S異常的自信而且不肯服從人的主張。‘你誤解什麼是愛，愛只是愛，不是恨，也不是戀；戀愛只是戀愛，不是亂愛，愛是給與，不是報酬，我愛人，並不一定要別人愛我；我愛不愛她，是我的心；她愛不愛我，是她的心；彼此都不能干涉，我之不能強迫人愛我正如人之不能強迫我愛人，我也曾愛過好幾個異性；她們雖然遺棄我，但我還是一樣，並且……’

‘我可不能像你這樣，你太過於相信

女性，她們對於我們正與踢球相似，她們高起興來，便踢踢；不高興時，簡直把球胡亂丟在旁邊不理，可憐你竟願做一個毫無反抗的皮球。’老B頗自顯其聰明。

‘我不信女性都是這樣糟踏愛情的，至於我，我甯可犧牲我的幸福，只求她的美夢能夠實現，然而，一直到現在截止，還沒有一個真愛我的異性；但我却真愛過人，而且永遠要真愛人；我無時無刻不在熱烈地追求愛。’S說出這句悽愴的話來，老B都覺得慘然了。

‘我對於女性的愛，’S繼續着說：‘到什麼時候截止，這很難說；至少的限度，也要等到我的尸體與靈魂完全毀滅以後。我不是不知道我總會得着悲慘的結果；所以不得不竭力向孤獨的路上走；不得不將火焰似的情思深埋於心底……’S的聲音說話時，微帶顫動，及至說到‘心底’

二字，實在無力了。同時，他的頭傾側在一邊，手指玩弄着瓜子殼。老 B 呢，也只得暫歸沉默。

老 B 究竟難守沉默，抬頭一望，太陽的光線淡了許多，什麼密斯 Y 又在腦裏作怪，立刻覺着應該是到漪瀾堂的時候了。

‘S，你看，那不是密斯 L 和密斯特 H 麼？’老 B 忽然開口了，並且臉向着假石山的那一面。

‘……’ S 不做聲，回頭望了一望。

‘他們真幸福！’老 B 現出十分羨慕的神情。

‘……’ S 仍然不做聲。

‘我告訴你一件事，’老 B 強迫着要 S 聽他的說話：‘就在上星期日，大約十點鐘的時候，我和小 M 老 O 們從漪瀾堂走過，看見兩個黑影走進石洞去了。老 O 說這



一定有什麼把戲，想攔住他們看看，我不肯。誰知老 O 拉着小 M 在外面等着他們，我只得在漪瀾堂坐着，至少總有一點鐘，小 M 與老 O 才笑嘻嘻地跑來找我，我以為他們得了什麼好事，死勁地逼問他們，他們才告訴我那兩個人不是別人，正是他與她，你說他們倆去幹什麼事去了？如果今天，再被老 O 和小 M 看見，恐怕不能輕鬆放過了！

S 冷笑了一笑，對於老 B 並不十分注意，隨即穿上夏布長衫預備要走，老 B 自然也跟着他了，他們走到濠濮澗的門外，一個向北，一個向南地分手了。

老 B 向南走了幾步，回頭再看 S 時，S 的瘦削的身影在暗淡的黃昏裏早只剩下一個輪廓，由輪廓以至於漸漸地完全消失，所餘者惟有暗淡的黃昏。‘他真靈！’老 B 的心裏想。

### 三

老 B 直了一直腰，噓了一口長氣，便向漪瀾堂走來。

他剛走進了漪瀾堂的東門，覺着有些異樣，耳朵裏充滿了嗡嗡的聲響，眼前是奇形的兩足動物；同時鼻管嗅着一種難以分解的味兒。

幸而老 B 不是科學家，否則，使他分析這漪瀾堂的情況，是一件最煩難不過的工作。老 B 在這裏面浮沉着，幾乎不知道自身之爲自身，宇宙之爲宇宙了。

當然女人是多極了，各式各樣的都在椅子上陳列着，好像賽什麼會似的。老 B 仔細地玩賞，正如在黑地裏找一根綉

花針。然而，上天並不特別加厚，不再在他的耳朵邊，或是腦後生出一雙眼睛，他終究有遺漏而未看到的所在，這真是沒有法子的事。

不過稍稍有點補救，就是他的性情柔和，能夠奈心煩，一個一個地看去；二來他不愛看男人，所以易於下眼，不致於十分茫然，費了半點鐘的工夫，才走了迴廊十分之一，可見他是怎樣的小心謹慎了。但是迴廊畢竟不很長，不知不覺地竟到了漪瀾堂的所在地。

老B忽然覺着眼前有一個蔥綠色的東西一晃，頭腦暈暈然，幾乎要往後倒；同時又聽得一種細小而尖銳的聲音：「密斯特B」更有點支持不住，幸而不久恢復原狀，他定睛看時，原來蔥綠色的，叫他的正是他苦心孤詣欲尋覓的密斯Y。

他這一喜非同小可，趕緊摘下呢帽，

朝着密斯 Y 鞠了一躬，據旁邊一位數學教授的推算，足足有九十度。密斯 Y 早站起來，同時也有幾位同坐的密斯們笑面相迎。老 B 於是慢慢地挨攆去，密斯 Y 們讓他坐，他便毫不客氣地坐下了。可是他立刻又感到極其的侷促，竟尋不出一句話來說；到底還是密斯 Y 先開口：

‘密斯特 B，多天沒見了，忙不忙？’

‘沒有什麼，密斯 Y 大概是很忙吧？’

老 B 恭恭敬敬地回答。

‘我那裏有什麼事！’密斯 Y 隨便笑了一笑，並且拿着一條紅藍印花的小絲巾撫着嘴，哼了一聲；隨即又從小皮包裏掏出鏡子和粉匣來。她照着鏡子，先用小梳子梳了頭前的一點點子的劉海，然後再開粉匣擦粉。不知是那種粉，真個太香了，使老 B 嗅着，癢蘇蘇地，彷彿在雲眼裏。

他的腦內立刻湧起許多幻像，彷彿

有一個愛神在他的頭上翔舞，並且唱着悅耳的愛曲，他陶醉了。

‘密斯 Y 真美，連我都愛……’坐在老 B 對面的密斯 T 忽然開口了，接着又噗哧一笑，大家也陪她一笑，於是便將這棹上的暫時的沈默打破了。

‘小鬼頭，你不用說別人了！’密斯 Y 似乎有點不好意思，然而這‘不好意思’中却隱藏着‘自炫’。

‘密斯特 B 說，我的話對不對，’密斯 T 找出一個證人出來了。

‘密斯 T 的話不錯，我也以為是這樣的，’老 B 趕緊地回答；說完了，就慢慢地用眼睛瞟了密斯 Y 一下；但是不敢望她的臉上，恐怕她生氣，只微微地瞥見全身輪廓最豐滿的所在，禁不住心裏一動，幸而密斯 Y 毫不覺得。

‘我只問你一句話，’密斯 Y 並未理會

老B專對密斯T說：‘你這幾天上那兒去了？躲着不肯見我們，大概是和密斯特C訂婚了吧？’

別的幾位密斯們和老B都不約而齊地含着譏笑，望着密斯T，她的臉上自然而然現出一陣紅暈來。

‘這是誰造的謠言？’密斯T急急地辯解：‘這幾天，因為父親有點病，所以我不能出來；和他訂婚，他倒是這樣希望，可是我却不……’

‘誰知道？縱然香無實證，然而事出有因哩！’密斯Y故意地逗她，老B們也湊合着。

‘你們替我想想，像他的那副尊容，凸凸凹凹地高低不平，而且黑得可憐，我能夠愛他麼？他雖然同我要好，蒙他送我一張像片，我竟沒有地方放，依然原封退還他了，然而他現在還時時打電話來找

我，我總說不在家裏，真討厭！

‘你也太看不起人了，他在印度，未嘗不是一個最漂亮的小白臉哩！至於臉上的不平也不妨事，誰叫你時時刻刻地和他 kiss 和親臉呢？要是我，我就逗逗他，急也把他急死；使他像賈瑞一般得單思病！’

‘我辦不到；我見了他，就有點生氣！’

‘聽說他是新聞記者，小心他造你的謠言！’一個拿着茶杯的密斯忽然開口了。

‘新聞記者，又能怎麼樣，能夠把我吃了不成？我不怕那個！’密斯 T 給與那位剛說話的密斯一頓反駁。

‘新聞記者簡直是狗屁，只會滿嘴裏噴蛆。管他呢，他反正不能把密斯 T 怎樣，密斯 T 說對不對？’老 B 彷彿義憤似的替密斯 T 抱不平。

密斯 T 點了一點頭，也沒說什麼；於是這棹上復歸於沉默了。但在沉默中，各人又都好像思索什麼似的。密斯 Y 望着水上的遊船；密斯 T 在吃瓜子，注視密斯 Y 的臉；穿喝茶的密斯 D 正攷究旁邊一位那家姨太太梳的好巧妙的髮髻，老 B 是除了用眼睛膘膘密斯 Y 的全身輪廓最豐滿的所在外，更要看看密斯 T 的一雙穿着高跟白帆布鞋的腳與密斯 D 的塗滿紅胭脂的薄嘴唇。

薄嘴唇上塗滿紅胭脂，正如一塊朱古律糖，然而老 B 都不能去嘗嘗；綉瘦的腳穿着高跟白帆布鞋，賽似一朵剛放苞的玫瑰花，然而他又不能去嗅嗅；當然了，具有誘惑性的全身輪廓最豐滿的所在，他更不能親近呵！在這許多遊人的監視之下，他感到深深的失望；不得不暫時眼睛離開了目的物，也順着密斯 Y 的眼光



也去賞玩水上的遊船。

但是這種態度的改變終究是暫時的，不久，他仍然擺着他的目的物：密斯Y的全身輪廓最豐滿的所在，密斯T的穿着高跟白帆布鞋的腳，和密斯D的塗滿紅胭脂的薄嘴唇。

‘這三樣都太好了，只可惜分在三個人的身上，不能兼而有之，未免是一件恨事。論功用，自然是算密斯Y的全身輪廓最豐滿的所在了；但是隱藏在衣的重圍裏，不能看個清楚。密斯T的腳也有這種缺點，遠不如密斯D的薄嘴唇之能明白地鑒賞。三者不可得兼，我是寧可捨棄腳與薄嘴唇的。’老B的腦裏這樣亂想，以至於想得渾身掉在火爐裏面一樣地發燒。

忽然起了變動了，密斯Y提議去划船，密斯T和密斯D都連聲贊成，但是她們不約老B，老B究竟沒有自告奮勇的勇氣。

他便只得看守這些空空然地的棹椅了。

三個可愛的美麗的小動物走下了石階，坐上了船，划到了視域以外，老B立刻覺得似乎喪失了什麼似的心中裂開了一個空隙，這個空隙還很深，不容易填滿；於是補救的方法是喝下密斯D所剩的茶漬，踏踏密斯T的足跡，然後就坐在密斯Y的椅子上；然後再去看不別的女人。幸而女人還很多，否則，這悠久的時間，他實在無法消磨。五分鐘之後，石欄邊的一位所謂大家閨秀者，又做了他的目的物了。

密斯Y划着第七號小船，密斯T坐在船前，密斯D朝着密斯Y坐在船尾。小船慢慢地向前進，三個人也便毫無拘束地談笑着，密斯Y的氣力實在不大，剛剛划到至五龍亭一半的路程上，就覺得身上有些潮濕似的小船就幾乎有停止的

樣子。

‘我來罷，Y，你歇歇罷！’密斯D忽然站起身，因為她的身量過重，小船便搖幌起來。密斯Y也不說什麼，即刻站起來預備向後走。這一來，小船的搖幌更其厲害了。幸而她們倆很平安地換了座位，密斯T才把捫在胸上的雙手放了下去，緊張的心絃於是弛緩了。按理說，密斯T原是南方人，應該經過險惡的風波，然而她的胆子竟是這樣的不濟。所以，密斯Y和密斯D都笑她；而且密斯D特別對她說：

‘T，你真像林妹妹，這樣担不起一點什麼！’密斯D又嘻嘻地一笑。

‘你再說，我用水潑你了。’密斯T做出撒嬌的神氣來。

‘誰是寶哥哥？’密斯Y也開口了。

‘密斯特C，這你都不知道！’密斯D剛說到一半，密斯T用槳在水裏，使勁往上

一撲，於是嘩的一聲潑了密斯 D 半身是水，密斯 Y 也沾了一點餘惠。

密斯 D 頓時覺得臉上一陣刺熱。但是不好意思說什麼；一面放下了槳，一面用手去揭起貼在身上的濕衣，可憐這一件剛穿上身不到三天的印度綢的長坎肩，竟遭了無妄之災，尤其令她感到難受。然而，密斯 Y 仍在嘻嘻地發笑，別的船隻上的人們也有發笑的；她以為這發笑是不懷好意的，雖然她並未真知道發笑的動機就是這一件事。

密斯 T 自然是萬分地不安，趕快過來幫着揭起那衣服之濕的部份；並且用很抱歉和誠懇的聲音對密斯 D 說：

‘對不起，對不起，我實在是無心。’

‘沒有什麼！’她似乎不能不這樣謙讓，而假做出不在乎的樣子。

‘活該……’密斯 Y 用紅藍印花的絲

手巾捫着嘴，還是繼續不斷地嘻嘻；忽然從牙縫裏輕輕巧巧地透出這句話來，她斜睨了密斯 Y 一眼，密斯 Y 回頭去看水中站着的鸞鷺去了。

‘你來划罷，’她讓密斯 T 坐下：‘我到前邊去；這裏人太多了，我們到金鰲玉螭橋那邊柳樹下躲躲再說好了。’密斯 T 只得遵命，於是這小船乃掉轉方向了。

密斯 T 本來胆子很小，而且又不善於駕船，那船便好像有一根無形的繩索繫着似的，只在固定的地方猶夷不進。密斯 D 白去生她的悶氣，不來理她，密斯 Y 永遠是嘻嘻地笑，把個密斯 T 急得沒法。不久，她簡直把氣力都使盡了，索性把槳停着不動，那船就橫躺在路中了。

從五龍亭那邊來了三隻船，都是往金鰲玉螭橋去的；走到這裏，也都只得停着；然而密斯 T 還是手拿兩枝槳，呆望着

很遠很遠的柳樹下浮泛的一羣白鴨。

‘小妹妹，真可憐還是我來罷!’ 密斯 Y 看見她實在不管船的行動，才起來去換她，於是那船才慢慢地順過來了。

她們到了柳樹下，一抹斜陽從樹隙中射在水面上，微微地現出淡黃色。蘆葦已經長得很高了，當那船接近的時候，發出沙沙的聲音，原先在那浮泛着的一羣白鴨，也立刻向岸上走去，那種蹣跚的態度，着實好玩得很。

密斯 T 悠悠揚揚地唱起‘愛之歌’來，密斯 Y 也附和着，密斯 D 一面打着拍子，一面不時用手揭揭那濕的衣服；究竟是夏天，濕的衣服只剩下微弱的潮氣，快半乾了。

往金鰲玉鍊橋那裏去的船漸漸地多了，每一個船走到這裏，都要停一停，因為被美妙的歌聲所誘惑，划着槳的手不

自覺地軟了，甚至於有幾隻船故意地泊在她們的旁邊不動；然而，她們還是自己唱自己的歌。

天色完全暗淡了下來，遠遠的白塔只剩下一個昏昏的輪廓；但這昏昏的輪廓也並不能存在許久，整個地北海於是為夜之神攬去了。月兒嫋嫋地升起來，水中的月影十分地晶瑩清澈，密斯T也不唱歌了，拿起一枝槳在水裏搖動，看那恍惚的月影。

‘T，你正像這水中的月影！’密斯Y看着水裏說。

‘為什麼……？’密斯T問。

‘可望而不及，會把密斯特C急死的。’

‘那末，你呢？你大概是可望而且可及的，不然，老B也不會替你看茶座的了。’

‘他麼？請他自己算算命去，我真不希罕他。’

‘我們也該回去了，讓別個老等着，似乎難爲情吧？’密斯D忽然動慈悲之念，便將她們的話間斷了。

‘活該，’密斯Y稍微歪一歪頭，‘管他呢！我們玩夠了再講；誰叫他等着我們的？’

‘說是這末說，究竟有點過意不去。’

‘你去招待他罷！’

‘但是他不愛我呢！’

‘他就愛我，我可有點不愛他。’

‘我的肚子也餓了，還是回去罷！’密斯T參加意見了

‘這倒是件要緊的事，’密斯Y的肚裏大概也覺着餓了，不然，她是不會允許回到漪瀾堂的，然而，也很難說，誰能敢保她不是口是心非的呢？

她們三個有說有笑的划着船，這船便一直奔漪瀾堂而去；遠遠地望着漪瀾堂的兩排電燈，明幌幌地映在水裏；而在



那電燈之下，有許多奇怪的怪物浮動着。

她們下了船，上了岸，一看自己的棹上，空然無一物，老B竟不知到那裏去了？但是她坐下不多久，而老B又竟回來了。

‘你們去了真久！’老B嬉皮笑臉地問。

‘唉，叫你好等，對不起呀！’密斯Y回答；密斯D和密斯T同時一笑。

她們這一笑，反把個老B笑得莫明其妙，心裏起了懷疑，但又不好意思問，更不好意思坐下。

原來老B自從她們划船去了之後，便覺有點坐立不安，攷察那石欄邊的大家閨秀，然而也研究不出什麼來，他偏偏不能閉上眼睛，還誠然是他的不幸，眼看着許多異性的生物們飄動，任何部份都可以引誘他。

這個世界，他竟以為不是他自己的；在笑語中浮沉，而感到難以忍受的渺茫。

原书缺51--66页